

同治鄞縣志

第 一 冊

鄞縣志卷二十九

人物傳四

宋四

袁燮字和叔文之子

真德秀撰行狀

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

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持

宋史

本傳淳熙八年登進士第授江陰尉史浩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

燮以未嘗歷任仍就尉職

袁喬先公壙志

江陰弓兵多虛額燮至盡補

之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

行狀

浙西大

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卹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

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民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

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

本傳

十五年

壙志

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甯宗卽位以太學正召時朱

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

本傳

燮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

晨入學延見生徒商榷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

誘進燮不爲燮

行狀

遂爲右正言劉德秀所劾罷

道命錄

自是黨禁

興矣

本傳

燮貧甚退處泰然

行狀

慶元二年

壙志

爲浙東帥幕

本傳

六年

壙志爲福建常平屬

本傳

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

訟如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會開禧邊事作兩淮

震擾燮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防趙善

堅帥沿海請燮攝參議官後帥傅伯成因之燮爲言備禦大略

及團練鄉兵事宜伯成壹以相屬燮周視屬邑所至按閱井井

有倫嘉定元年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

行狀

二年

正月除太常丞仍權考功郎

壙志

因對言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

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

顯言其姦然龜年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嘆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樸直之

士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

○案繫齋集此奏係權考功郎時本

傳合六年遷司封時奏爲一疏誤甚

是歲都民艱食變言惟裁節冗費自乘輿服

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

寵之不然者擯紉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上皆嘉納之而燮請

外甚力

行狀七月

壙志

知江州屬歲不登燮請於朝貸椿管錢九萬

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糴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燮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無苛取無滯畱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幣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一端於是窒滲漏稽餘羨用賴無

乏乃大學宮創福田院猶餘緡錢二十七萬因城堞不治悉舉爲版築費變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燮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斃元

鼎從之賊果降

行狀

四年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十月兼權隆興

府

壙志

會朝廷新易楮幣遣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卽實於辟燮聞

官吏競爲發摘黥流之罪日報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

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腹削深爲國家憂願

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

行狀

六年正月除尙書都官員外郎五月

遷司封

壙志

因對言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

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本傳或以爲人主一言

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

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

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行狀七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明年除國子司業八年除秘書少監進秘書監兼國子

祭酒壙志延見諸生必迪以返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

竦然有得士氣益振本傳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

之燮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

議者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

已惟陛下恢宏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靼甚強金勢日

蹙遣使不得通變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兼崇政殿說書條陳四事其一謂女眞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安於無事不知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其二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而長吏罕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內帑之儲宜止絕他費專以賑饑爲急其四謂朝廷舉事與天下共之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

行狀

十二月

○案行狀作十一月

權禮部

侍郎仍兼祭酒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講

壙志

講詩二南

於先王正始之本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深寓規儆之意列國變風有關君德治道者亦託其義以諷

延祐志

十年夏四月霖

雨不已變言淫雨爲災此陰盛陽微之徵也年來正論漸微而金國垂亡敢犯王略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剛毅正直公論之所屬而沈伏下僚棲遲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金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積幣輸之變言果出此不可以爲國矣請對具言不可與狀又謂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御之爲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民怨深入骨髓安知金不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

策也七月請對論朝廷舉錯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捍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乃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敝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在廷之臣惟靡曼是娛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疏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乏而挾私害正者亦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則眞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

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陛下垂意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變言雷乃發聲蟄蟲啟戶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裔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外裔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金鼠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金人以我爲怯糾合羣怨致死於我陛下其可不奮發乎

行三月

○案行狀
作二月

除禮部侍郎兼侍讀

壙志

金人侵軼西陲變進對言蜀

利害甚悉大略欲開示大信以結竝邊忠義之人俾爲吾用則
敵不能支又謂曩時金人去中國遠糧餉難繼故和可以久今
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
欲奪我險要爲駐足之地首犯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觀其志非
專爲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
入吾境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
乎忠義之人旣與敵爲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
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辭厚幣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
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商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
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
寇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剿之威聲震矣然變詐之性

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

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

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才優大安戰功

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

行狀

時史彌遠主和

變爭益力

本傳

議不合屢上章丐去未得請

楊簡撰墓志

十二年六月

行臺論劾變罷之

本傳

太學生歌詩餞送者三百餘人變曰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解坼吾道固如是以去位爲高

豈余心哉

墓志

十三年正月除寶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十

四年四月差知溫州辭不受六月陞直學士十六年正月除煥

章閣學士

擴志

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

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也

行狀

有來問

者必整冠襟見之

墓志

八月癸巳薨年八十一會理宗御極有旨

進顯謨閣學士遺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壙志

晉贈少師

諡正獻

袁桷撰袁
袁墓表

變少學於其叔父章

繫齋集叔父常
德通判行狀

乾道初

入太學見陸九齡德容粹盎親炙之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聚

於學朝夕以道義切磨

延祐志

後師事九齡弟九淵

本傳

得其指授

具有原本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其傳金谿之學較楊簡爲篤實

四庫提要

嘗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

地相似

本傳

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

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成就後學甚衆

延祐志

天下

稱之曰絜齋先生

袁袁墓表

國朝同治七年從祀

文廟

從祀錄

子四

行狀

喬字崇謙

書錄解題

天資正直見義勇爲

袁甫愧箴

用志

勤篤

袁甫家塾書鈔後序

凡父講說諸經喬爲抄錄傳後

愧箴

官宣義郎新

昌知縣袁變先復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後肅字晉齋見

齋集和學於父友舒璘宋元慶元五年進士延祐監登聞鼓院

袁變先嘉定元年為杭州府學教授浙江以學宮卑陋告於帥

新之錢塘十五年知餘姚縣紹興復為倉使與樞尹袁樞使憲

吳淵太守黃壯猷交薦澈浦鎮官羅叔韶於朝海鹽端平元年

以右司郎官兼樞密副都承旨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咸淳

志復出知江州宋史袁弟甫謂其生平博學多識克紹前聞居

考妣喪各茹素終三年仕而見黜屹無附麗云甫自有傳商字

清夷愧嘉定十六年進士延祐承奉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稅繫

集先公寶祐四年官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太平興國

宮開慶續志袁商景定元年除寶謨閣學士黃潤玉跋仕至吏

部尚書袁杓修遼金

趙希言字若訥惠王令應元孫

○案宋史趙與權傳希言燕懿王七世孫

淳熙十四年

登第調衢州司戶合郡以計表其坊里標其戶數爲圖獻於守
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攝邑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
嶺稅場檄希言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
漕怒曰衢已復孔步章戴二場何烏龍獨不可復希言謂二場
當併罷去漕不能奪二場亦竟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
殺人罪者吏治之急囚誣服希言鞠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真盜
用楊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所幹辦移書約
諸郡綱必時發至卽受納無滯畱始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
去庫錢充溢

宋史本傳

嘉定元年直祕閣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

堂爲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爲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
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

竝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爲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

十六間爲寢各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卸寶神御物宜銷毀

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

宋史吉禮志

八年知仁和縣

浙江通志

開闢學宮四□餘畝

仁和縣志

創學齋四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

咸淳

臨安志

適大旱蝗集御前蘆場中亘數里希言欲去蘆以除害中

使沮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平塘隄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

兵民爭奮隄成因築重隄後不復決民病和買絹折錢重希言

節公費代其輸除太社令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右司上言諸將

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

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爲守毋

以守爲守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之

本傳

十三年景獻太

子薨國本未立

宋史理宗本紀

命希言遷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十

人理宗與焉癸辛雜識累遷秘書丞著作郎軍器少監皆兼右司又

充樞密院檢詳爲宰屬掾凡六年奉祠去十七年卒年六十一

贈資政殿大學士封越國公諡忠憲本傳子與懽有傳

史彌忠字良叔

延祐志

漸之子

葉適撰墓志

與弟彌忞同舉淳熙十四年

進士

寶慶志

爲鄂州咸甯尉秩滿歸囊中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

漸怒彌忠懼召里人異集悉發篋以視皆書帙也

延祐志

開禧二

年監文思院

樓鑰政葉夫人墓志

楊簡署薦剡曰質直而才遜德無競宰

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政尙安輯蠲白撰錢以便民

守吉州治如南安蠲田租十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

鹽茶事薦陳韓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真德秀貽書美之時

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後子嵩之

爲丞相積封至金紫光祿大夫累除資政殿學士

延祐志

迎政府